

# 走了太阳，来了月亮

——有感刘庆邦长篇小说《黑白男女》

■ 阿慧



现在想起来，那一天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。秋日的河堤仍旧在我们脚下延伸，三五朵小花在一片浅绿中笑成零星的粉红，人和景都不动声色。沙颍河在左，丹和我在右，风让年轻的水皮儿泛起了薄皱。一根芦苇的长势，高过河对岸的摩天大楼。

丹忽闪着大眼睛对我说：刘庆邦老师的长篇小说《黑白男女》，近期将在《周口晚报》连载。我的目光急火火从芦花上摘回，我的喜悦无法收回，追问这位被我们昵称为“年轻的老编辑”的丹：啥时候连载？丹欢喜说：八月六日做预告版面，八月七日正式连载。

接下来，我俩关于刘庆邦老师，这位出生在河南沈丘、全国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、“短篇小说王”的话题，谈论得无休无止。从《鞋》《神木》《遍地白花》《黄花绣》《梅妞放羊》，到《走窑汉》《断层》《平原的歌谣》《黄泥地》，还谈到即将在家乡晚报刊登的《黑白男女》。我俩在这一时刻，又做回了单纯的“文学青年”。这个秋染的傍晚，我俩有着纯粹的美好。

我按捺不住，在八月五日下午，站在了丹的办公室，看她与那位美丽的女编辑，头顶头细心修改《黑白男女》的设计和插图。周口籍作家刘庆邦的这部优秀长篇小说，将在《周口晚报》刊载，我在这一天，有了幸福的期待。

我在八月六日收到第一张载有《黑白男女》图像的晚报。第二天，在第十四版，读到了小说的第一章。“没了儿子”，这标题很沉，看不到阳光。开头却轻缓：“周天杰在菜园里拔辣椒棵子。过了中秋，辣椒不再开花，不再结新的辣椒，他要把日渐衰老的辣椒棵子全部连根拔起，腾出地来，准备种菜。”读来像寻常人家细碎的日子。但第一个出场的主人公周天杰，心中的苦痛却并不寻常，他唯一的儿子死于一场瓦斯爆炸，他一夜间没了儿子。作家刘庆邦用一条青虫，绝妙地替代周天杰的惊恐与绝望：“青虫靠吃辣椒和辣椒的叶子为生，辣椒棵子突然被拔除，青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，它顿时恐慌起来，仿佛到了世界末日。它躺在地上打滚撒泼，似乎在大声喊叫：我没法儿活了，还我辣椒，还我生存的权利。”更没法儿活的是儿媳妇郑宝兰，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，怀抱幼小的儿子，恩爱的丈夫被活活地埋在了千米煤层，活活地剜出了她的心。但她还是活下来了，还忍痛帮助同样失去丈夫的姐妹收玉米……

作家刘庆邦，月下小溪般清亮的文字，却无声流淌着深入骨髓的疼痛，我在那一天无法平静。

我从此早早上班，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打开当天的《周口晚报》，急急寻到第十四版，同一群黑白男女会面。黑的是男，是被煤炭染黑的井下男人，“矿工的里外都是黑的”；白的是女，是月光般白净的井上女人。小说中这样写道：“太阳为阳，月亮为阴；白天为阳，夜晚为阴；男人为阳，女人为阴。”

卫君梅是郑宝兰的好姐妹，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丈夫也在那场瓦斯爆炸中丧生，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，儿子刚满五岁。她一个人艰难撑起这个家，又遭婆家弟媳的驱赶和百般辱骂，但她坚强而尊严地活着。这时一个叫蒋志方的小伙子看中了她，对她和孩子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，但自尊自爱的卫君梅，忍痛拒绝了痴情小伙子的求爱，她说：“人格上的平等，不等于条件和地位的平等。我很清楚自己的条件和地位，会找准自己的位置，不会有任何痴心妄想。”她对蒋妈妈说：“我的真实想法很简单，我不会再嫁人了，只守着两个孩子过。我就是要试一试，不依靠别的任何人，能不能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。我坚决不给孩子找后爹。我丈夫留给我的遗言，在那天的会上我没有说成。遗言中有一个意思，说他如果不能生还，让我再走一家，不要苦着自己。丈夫的话什么我都可以听，只有这个话我不能听他的。我哪里都不走，要在这个家过一辈子。”她到食堂打工，为孩子倔强地撑起一片蓝天。

作家刘庆邦给这个人物更多的偏爱，连名字都取得清雅，叫卫君梅。君子兰和梅，两种有气节的花。我想，作者意欲她终生守卫那君子兰般的孤洁、梅花般的寒丽。这样的女子，无人不爱。

我每天精心收集着《周口晚报》，沿边小心剪下，一页页码好，眼看它变成一本厚书的模样。仍不过瘾，还用手抄。有一日竟然发现，抄下的多是家乡人惯用的生活用语和习俗，例如：“馏馒头，打玉米稀饭，炒俩菜。”“馏”，豫东人的日常说法，“馒头，稀饭和菜”，豫东人的家常饭。“天上打闪了，打雷了。”“打闪”，沈丘人至今还这么说。“说起来，尤四品还是一个没尝过女人味的青头廝。”“青头廝”，指没沾过女人的男子，沈丘人都知道。“鼻洼子上就受了轻伤。”“鼻洼子”，鼻子两边的洼槽，形象又亲切。还有，小说中自然流露的豫东俗语：“俩好搁一好，一好瞎打了。”我沈丘的婆婆，至今仍这么夸自个儿，顺带着也夸夸我。

作家刘庆邦，把豫东质朴的土语，在作品中运用得精准而纯熟，生动而传神。

一穗长在豫东大平原上殷实的谷子，全世界都闻到了醇香。

在小说中，我越来越深深地闻到了爱的味道。在第十章，我认识了蒋妈妈。她是一个不在编制的工会干部，丈夫早年在井下丧命，一个人把独生儿子蒋志方养大。这苦命的女人，却主动领养了更苦命的弱智小寡妇王俊鸟，给她洗澡、做饭，当起了弱智女的监护人，竟把自己的家变成了慰慰中心。有一次，蒋妈妈给俊鸟洗澡，“发现王俊鸟的身子有些异样，不由地又看了王俊鸟一眼。这一看不要紧，蒋妈妈疑惑起来。‘王俊鸟的肚子怎么有些鼓呢？’蒋妈妈一声惊呼，‘天爷，天奶奶，王俊鸟不会是怀孕了吧？’”俊鸟是王俊鸟，被矿上不知名的坏男人强奸怀孕，蒋妈妈又恼又气又心疼，惩治了恶人，帮俊鸟流了产，更把王俊鸟当成了亲闺女。

这是世间少有的大慈，大爱，大悲悯，这正是作者在《黑白男女》中呈现出的大境界。

刘庆邦在一次采访中说：真正的作家都是善良的，一个恶人永远成不了作家。

小说中的那场矿难，井下的瓦斯爆炸，一次炸死了一百三十八名矿工，一百多个家庭失去了丈夫和儿子，照耀在女人们头顶的太阳无情遁去了，但她们却忍着疼痛站立起来，将无尽的苦难和血泪，化作仁爱和责任。太阳走了，月亮还在。遇难矿工的女人们，用皎洁的心灵月光，照亮亲人们回家的路。

## 浪淘沙·早雪二题

■ 薛顺民

极目望天涯，瑞雪如沙。荒郊何处觅归鸦①？萧瑟北风侵颓岸，怎忍胡笳？老树挂冰花，洗尽铅华。引来雀鸟互鸣答。残叶飘飞深雪里，蓄待春发。

二

一夜朔风侵，冰染寒林。晨来霞上聚游人②。童稚滩坡擦雪仗，暖似阳春。骚客弄清音，摇落浮尘。无边雪韵醉琴心。道破人间多少事，北雁惊魂。

注：①何处觅归鸦：天渐转寒，归鸦早隐，雪中实难寻觅。②游人：指赏雪队伍。

## 我想在这个冬天里死去(外二首)

■ 莲溪生

我想在这个冬天里死去，  
像一片落叶埋在土里，  
我已经尝过了夏日的激情，  
秋日的绚烂，  
不想再去期望春日的美丽。  
太冷了，  
我被自己的季节杀死，  
毫无怨悔。  
此刻，  
我只有一个愿望，  
请降下一场雪吧，  
让雪作为我的葬礼。

### 我想哭一场

我的眼睛，  
已经和天花板对视了太久，  
尽管我压根懒得看它。  
我的心里，  
有风吹过，  
有雨淋过，  
有雷击过，  
还有很多的活人和死人走过，  
包括我的爷爷奶奶，  
他们也从坟墓里走出来，  
呼唤着我的乳名，  
轻轻地将我拥抱。  
生命褪去了色彩，  
也褪去了沉重，  
我想从我的身体里飞出去，  
去开始一段从未有过的旅程。  
可我却什么也看不见，  
因为我的眼里，  
缺少了一滴泪，  
一滴带有鲜血的泪。

### 我要一滴眼泪

我的眼睛早已干涸了，  
像两粒冰冷的石子。  
同时干涸的还有我的思想，  
它抛弃了我的肉体，  
像一股轻烟飘散而去。  
而记忆里残存的，  
是一堆写满字的废纸，  
无论我怎样努力，  
也难以拼出一句话语。  
此刻，  
我多么渴望一滴眼泪，  
不是为了哭泣，  
而是为了让我，  
看起来多少有点悲伤的模样。